

这张照片，拍摄于2015年9月27日，中秋节。

2015年七夕，娘去世，那一年中秋的满月，对我们家来说，残缺了一大半。

我爸七十岁后患有帕金森症，手抖得厉害，碗筷都拿不稳，日常生活全仰仗娘，娘不在，家就空了，八十四岁的老爸成了一只落单的孤雁，痛苦迷茫。

我回家奔丧那天，母亲的灵柩停在堂屋正中。爸在里间卧室里，佝偻着身子坐在床沿，面色凄苦，两手无力地搭在膝盖上，手面的皮肤生出大片的黑紫斑。看到我，他哀伤的泪水滚落进脸颊的褶皱中，我抱住他抖动最厉害的左臂，那富有节律性的剧烈颤抖，连动着爸爸慌乱不已的心跳，把我的心也抖得稀碎。他喉咙沙哑，朝我低诉：“你娘比我小四岁，谁能料想走在我前头，丢下我，饭都糊不上嘴，怎么办？”我抱紧他，贴着他潮湿的脸颊安慰：“别怕，娘走了，你还有我们啊！”

大哥把爸接到他家照顾，一个月后，我回老家，爸手上的紫斑已经淡化，悲戚的脸色也缓和了些。

中秋节当日上午，要去墓地给娘送祭品。大姐、大嫂准备了娘爱吃的小菜、月饼、水果。老爸满意地看着篮子里的柿子、苹果，说：“都是你娘爱吃的。”以前，娘常买时令水果，爸不吃，还嫌她乱花钱，笑她跟小孩子一样，喜欢口头食。

老爸也要一起去看娘。他换了件新外套，又拿出剃须刀说要刮刮胡子。我给他拧了把热毛巾焐脸，他左手抖得拿不了镜子，我帮他捧着。

2015：父亲的中秋节

魏芳芳



想起儿时，他从学校归来，最快活的事是用他的下巴扎我们的小脸，我们被箍在他的胸前，动弹不得，又被扎得嗷嗷乱叫，他笑着掏出几粒硬糖来哄，我们顺势抢了就跑，生怕再被逮回去。

爸的刮胡刀一直都是老式的，红铜色的把手和卡头，锋利的薄刀片，放在一个长方形的小盒子里。利刃切断胡须的声音，果断干脆。如今他髭须不再浓密，稀稀拉拉的，白了。他费力瞪开耷拉的眼皮，透过厚厚的

眼镜，对着镜子，娴熟地拉动保险刀片，皱纹沟壑般纵横，他需要不时地鼓气，抿嘴，努嘴，平整肌肤，刀锋过处，只有些细碎的声响。

他的眉毛还浓，也已经花白，一些长长的白眉挂在上面，像年画上的老寿星。娘曾告诉我他去理发店刮脸，人家连他的长白眉毛都剪得齐整整的，可是闲得没生意做！爸说：“碍事，剪了爽当。”娘怼他：“外国人大胡子都不耽误吃喝，眼眉长了碍什么事？我就喜欢你那长白眉毛，像圣诞老人！”

后来他去理发店刮脸，就不再剪长眉了。

他听娘的话，听了一辈子。娘指东，他嘴巴说朝西朝西，腿脚是大步流星朝东跑的。漫长的五十多年光阴，娘是他的主心骨、家里的顶梁柱、孩子们严厉的督学。他虽是个教师，到家立马变身娘的帮手，烧锅，铡草喂牛，去城里采买，下地干活……他好呼朋唤友来家喝酒，娘由着他。他对孩子功课从来不问，“恶人”让娘去做。学校敲锣打鼓给孩子们送大红花和奖状的时候，他笑着给四邻散烟。他俯身钻进孩子堆，教儿子们下棋，最后败得落花流水；陪女儿们踢毽子、跳绳、捉迷藏，他在打闹中“被翻脸”，碰得一鼻子灰。他最擅长说笑，一件小事也能讲得绘声绘色，娘这一走，好像把他说笑的心气都带走了。

半天，他放下刮胡刀，抬眼问我：“可刮干净了？”刚好大哥从外面进来，笑着接过刮胡刀，说：“我来，耳朵边还有些碴子。”他乖乖侧过脸，大哥一手绷紧他松弛的皮肤，一手帮他刮胡子，动作轻柔而专注。我放下镜子，看见他从心里涌起一股幸福的笑意，在眉眼间微微荡漾。我用手机给他们拍下了这张照片。

那天，我们带上娘喜欢的美食、鲜花，簇拥着清清爽爽的老爸去墓地看娘。火光映照着一群人的泪眼，墓碑上，娘微笑着，好像在说：“你爸好好的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魏芳芳，文学爱好者，有散文、小说散见报刊杂志。



2007年春节刚过，建设不到一年的金阳钢构公司范岗园区仅有生产车间一栋，五层宿舍楼一幢，围墙还没有圈起来，设备已陆续进场调试，春节招工在紧锣密鼓地进行，关键岗位的人员却难寻觅。

一位朋友要给我引荐一名员工，说适合办公室岗位。第二天八点钟，朋友昂然而入，后面紧跟着一个中年男人，中等身材，微胖，面容白净，浓眉，恹恹儒雅的样子。他填写履历表，字迹规整，且有个性，我是“字迹控”，对他有了几分好感。随后，简单地问了几个问题，算作面试，快结束时，问他酒量如何，他回答得很干脆：“不行。”随后又补充道：“事情可以多做点，喝酒真的不行。”我有些始料不及。好吧，坦诚也好。

他就是伍平生。入职后，负责公司办公室工作，其实成了我的助理。我三十多岁，“年少轻狂”，配一个老成持重的助手，太好了。作为办公室主任，伍平生经常要去城里办事，公司只有一部轿车，大多用于我跑市场，他只能乘公交。公交是1元，一个月要去三五次，他常常半个月报销一回，金额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，即使一元钱开支，也标注得清楚明白。最使我感动的是，他从来没有报销一张出租车发票。

随着公司业务急剧增长，我有点不堪重负，急需一位销售总监。招聘

2021：伍平生光荣退休

章阳



2017年6月26日，在纪念金阳钢构公司投产10周年大会上，董事长章阳授予伍平生“创业元勋”光荣称号。作者供图

很长一段时期，面试好几个人，都不甚满意。有一天，突然灵感闪现：伍平生不是最好的人选吗？深入交流之后，他毅然决然地挑起了这副重担。

我们发生过一次激烈争执：一公司欠我们百万工程款将近六年，无奈之下，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通过司法途径对对方进行账户冻结、不动产查封，最后扣押了对方四十万元白酒。对方老板一再哀怨，伍平生也觉得我“下手过重”，就做起我的思想工作，我很生气：“你同情他，谁来同情我呢？”他也毫不示弱：“我们不是暂时的逞强，要的是最后的全款回笼。”双方脸红脖子粗，不欢而散。后来想想，他的话也不无道理。把对方逼到

绝地，他的企业可能就没有“生还”可能，欠我的钱更是还不上。

销售部门是在前线开疆拓土、占领市场，其他部门都只能做后方补给。市场信息是企业的生命线，至关重要。十多年，公司所有的信息都经过他手，所有的报价都经过他签字，我从未有过丁点的疑虑，这也是我这些年工作中最为幸福的事情之一。无法想象，上级对下级总是保持着警惕和猜忌，那是怎样的痛苦！

某年正月，一企业老板请伍平生做执行总裁，开出高于我公司两倍的待遇，我从别处听说了这个情况，就私下问他是不是这么回事。他说：“事情是真的。我与金阳钢构有种特

别的感情，我与你及家人有种亲人般的感觉。只要你不开除我，我打算干到退休。”我们之间慢慢地有了默契，我的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，他都心领神会。十四年间，他从未跟我计较过待遇。每年年底，奖金不论多寡，在收到的第一时间，他总是发一段感恩的文字给我，他越这样，我越感觉到亏欠他太多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他从没有连续请假两天以上，经常天一亮就出发，深更半夜才回来，也从来没有计较过考勤。出差回来，只要离下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，他肯定不会直接回家，而是赶到公司上班。

干工程项目销售，施工过程中或结账要钱的时候，常会遇到刁蛮客户，跟我汇报过程中，他仍义愤填膺，或者泪眼婆娑，可以想象他的委屈和气愤。一位五十多岁的忠厚、儒雅的长者，不时被一些难缠的客户气成内伤的样子，真令我很心疼。我时常换位思考：如果我是他，会不会中途撂挑子？

我常将主雇关系比作婚姻关系，要靠缘分，更要同心同德。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，有的人却陪你走到生命的尽头。人生的旅途中遇上伍平生同志，我是幸运的；生命中与他结伴同行，我是幸福的。

2021年正月，伍平生来公司交接时说：“尽管退休了，只要您召唤一声，我随时赶到。”

生命中不只有工作，还要留点时间给自己，给家人。尽管我有无数的不舍，也不好强行挽留。不久，伍平生走进老年大学，学习书法。

章阳，安徽金阳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，高级工程师，高级经济师，一级注册建造师。现居安徽桐城。